

老铁

□ 吴平 (安徽合肥, 保卫科职员)



父母争争吵吵了一辈子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吧,二姑家要做屋,母亲找父亲商量:你二姐家暂时困难,要不我们借给她400块钱吧。那个时候,400块钱是我父母一年多的收入。父亲表示有些为难。等一年后的某天,二姑揣着400块钱和一小兜鸡蛋来我家,母亲才知道父亲早已把钱偷偷地借了出去。母亲先是一愣,然后原地跳起,双目怒瞪:吴铁匠家儿子,你翻天了,借钱这么大事居然瞒着我,这次我要是饶了你我就不是孙铁匠家闺女!话落手起,噼噼啪啪,盘子碗筷茶杯顿时摔落一地。父亲责怪二姑:你来还钱也不提前给我打个招呼!直心眼的二姑还想解释什么,却被父亲的眼神止住。那次吵架后,母亲两个月都没有和父亲说话。

那个时候,父亲和母亲吵架的频率很高,三天一小吵,十天一大吵。母亲经常教导她的“闺蜜”:夫妻俩吵架太正常了,你比他有理你就一定要吵,不吵不顺!

母亲年轻时唱过十多年黄梅戏,嗓子好,形态佳。和父亲吵架时,语速不急不缓,声调高高低低,一旦发现自己不占理且父亲也有了发火的迹象,她立马停下数落,掏出手帕,眼瞥向窗外,等她再转回头时,眼圈早已湿红。有了这样的战略战术,母亲在吵架的战绩上明显占上风。

但有一次例外。那是一个冬日,一个衣衫单薄的矮个子学生背着一袋米来学校食堂兑换饭票,负责记账的母亲在聊天中得知那学生父亲早逝,家境困难,就瞒着称重员在账本上给偷偷地加了20斤数量。

回到家,母亲把她的“善举”告诉了父亲,谁知父亲听了异常生气,发火道: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没有原则的心软,学校食堂还办得下去吗?!母亲依然有理似的大声嚷嚷着什么,父亲不听,下了最后通牒:“你再不把米补回去,这个书我就不教了!”父亲说到做到,当即就要去教导处请假。母亲慌了,赶紧去厨房舀了20斤米,屁颠屁颠跑去了食堂。

如今,已年逾古稀的母亲仍然会时不时地为某人某事找父亲争论几句。我们都劝她,人老了,脾气要改改的。

母亲不以为然,说,我和你爸结婚都50多年了,我俩都是铁匠家出身,吵架还能把我们吵分了?父亲在一旁没心没肺地帮腔:对,我和你妈是老铁!

耕耘者

□ 迟悟 (江苏无锡, 党务工作者)



下班了,下起瓢泼大雨。到家,赶紧往楼上跑,进楼梯口扭头看到墙根处,两位老人顶着雨在卖菜。

他俩靠着墙,男的蹲着,女的弯腰打伞,雨噼里啪啦地下,水珠早把他们的裤腿打湿。地上摆一块塑料布,布上放一个篮子,篮子边放七八根红皮茄子。走过去看,篮子里还有半篮韭菜,看上去是自家种的。

我刚想说这菜全买了,好让老人早点回去,却发现两位老人就是楼上邻居沈师傅和老伴。有点尴尬——因为,曾经买过他们的菜,他们不肯收钱,说自己不缺钱,种菜是玩玩的。

僵持一会,我说:“沈师傅,这菜

全部卖给我吧,称称多少钱?”“小王,你要这么多菜干吗?你们家三口人吃得掉吗?不要,不要。”

这样,我只能无奈看着两位老人继续淋雨。

沈伯伯说他不缺钱我知道,老两口是地道的无锡人,有老屋新屋,退休后除退休金外还有房屋租金,应该不差钱。可他们就是热衷种菜。过去小区前面曾有一个停车的地方,由于没有铺水泥,边边角角的地方都被沈师傅开垦成菜地。后来小区改造,砌上围墙,浇上水泥后,车仍可以停,菜却没法种了。

我以为这下他可以歇业了,想不到没

多久,小区前的棚户区开始拆迁,拆迁过程拖了不少时间,沈师傅又开始在拆迁到一半空出来的那块地种菜了。他早出晚归,在他认为地势较好的地方进行平整,把一些残垣断壁、碎砖片瓦从废墟中捡出来,再想方设法弄些土来填平种菜。那时,经常看到他穿着胶靴,扛着铁锹,拎着一只塑料桶进进出出。

一年后,钉子户同意拆迁,沈师傅的菜地又没了。然而,想不到没几天他又开辟出新菜地。我曾到沈师傅的新菜地看过,那一片,被开垦出的小菜地不止一块。看来,周边有不少像沈师傅一样,热衷于弄点菜地种种的耕耘者。